
ICANN71 | 筹备周 — GNSO 政策最新资讯
中欧夏季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 — 19:00 至 20:00

娜塔莉·蓓蕾格兰
(NATHALIE PEREGRINE):

谢谢。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欢迎参加 GNSO 政策网络研讨会。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访问 Zoom 聊天窗口。请使用聊天窗口下方的下拉菜单，选择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所有人就都能看到您输入的内容了。在会议期间或在会议结束时的开放发言环节，发布到聊天窗口中的问题和评论都将被大声读出来。

请注意，只有讨论组成员才能在 Zoom 会议室中进行私聊。讨论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会议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其他讨论组成员看到。本次会议提供同声传译服务。请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并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你要讲的语言。为了方便记录，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

发言时，请务必关闭所有其他设备和通知，例如聊天、电子邮件等。请清楚地以合理的语速发言，以便准确地翻译。本次会议还提供自动实时速记，你可以点击 Zoom 工具栏上的实时速记按钮进行查看。该速记文稿并非官方会议记录，也不具有权威性。下面交给今天的发言人塔蒂阿娜·托皮纳 (Tatiana Tropina)。请讲。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 娜塔莉 (Nathalie)。各位上午好, 下午好, 晚上好。本次会议是 GNSO 政策会议, 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有一些不同之处。欢迎大家。我叫塔蒂阿娜·托皮纳。我是来自非签约方机构的 GNSO 理事会副主席。我本身也是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成员。

本次网络研讨会关于什么? 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那些充斥着 PowerPoint 以及所有政策最新资讯的网络研讨会。如果你们期待看到这些东西, 那就错了。但先别走。如果想看政策更新, 可以去读读文件, 可以参加政策最新资讯网络研讨会。本次会议的目的不在此, 你们会看到屏幕上没有幻灯片, 只有五张面孔。除了我之外, 另外四个人都是今天的嘉宾, 他们是各个工作组的主席。

我们将展示工作组主席身份人性的一面, 因为这里有四个活生生的人。我正在海牙参加和主持本次会议, 虽然你们无法来到海牙, 但我会把海牙带到你们身边。我甚至还有一个米菲, 它是荷兰的符号, 由迪克·布鲁纳 (Dick Bruna) 创作。所以这是今天荷兰海牙的部分, 包括我在内。

今天的议程是这样安排的, 我将向四位主席提出各种问题, 大约用时 40 分钟。最后, 我们将进入开放发言环节, 你们可以发表意见, 也可以提出其他问题。

同时, 我也会留意聊天室的情况。如果有任何发言, 我会收集起来并转达给工作组主席。我差不多说完了。我真的觉得, 介绍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自我介绍,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各自的工作组, 或工作轨道, 或起草小组。我们从基思 (Keith) 开始。

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

非常感谢，塔蒂阿娜 (Tatiana)。大家好。我叫基思·德拉泽克。我目前担任 EPDP 第 2A 阶段工作组的主席，这是 EPDP 工作的延续，至今在 ICANN 社群中已经开展数年了。第 1 阶段侧重于替代因实施 GDPR 而产生的临时规范。第 2 阶段侧重于开发一个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即 SSAD。这个第 2A 阶段的工作特别侧重于注册数据领域中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区别，以及围绕使用唯一标识符的讨论，即在电子邮件联系中使用唯一标识符的可行性。

我参与 ICANN 事务已经有大约 20 年了。我目前为 .com 和 .net 等域名的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Verisign 工作。我曾担任过几年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我还担任过两年 GNSO 主席，非常高兴现在参与 EPDP 第 2A 阶段的工作，该阶段很快就会发布一份初步报告以征询公众意见。我很期待今天的对话。谢谢，塔蒂阿娜。交回给你。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基思。祝愿 EPDP 第 2A 阶段取得成功。下一个是克里斯 (Chris)。请做自我介绍。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谢谢，塔蒂阿娜。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克里斯·狄思潘，我目前是 GNSO 国际政府间组织工作轨道的主席，专注于解决有效权利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有一个建议还没有获得 GNSO 批准，这个工作轨道旨在研究这个问题，看看能否对其进行一些调整。

我还是前 ccNSO 主席、前董事会成员，而现在我在 GNSO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谢谢，塔蒂阿娜。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克里斯。丹尼斯 (Dennis)，据我所知，你是起草小组的主席，而这个工作组才刚刚成立。能否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和你的工作？

丹尼斯·谭 (DENNIS TAN)： 当然可以，塔蒂阿娜，谢谢。我叫丹尼斯·谭。和基思一样，我也为 Verisign 工作。我是高级平台经理。你说的没错，塔蒂阿娜。我负责管理万众瞩目的 IDN EPDP 工作的章程起草小组，我们小组主要研究将变体域名引入根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社群的可用性需求，既希望在根区中引入 IDN 及其变体，又希望采用安全和可靠的方式。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丹尼斯。罗杰 (Roger) 的连接出了问题，我们一时半会联系不到他。我们先继续，等罗杰上线了，再请他做自我介绍。我想把第一个问题丢给克里斯。克里斯，我们知道你来自董事会，也知道你在 ccNSO 工作过。为什么现在在 GNSO？是什么促使你成为 GNSO 工作组的负责人？为什么？

克里斯·狄思潘： 我没到那种程度。有很多人资格领导 GNSO。我所做的就是站在幕后发出很大的声响并负责管理一个工作组。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

式，塔蒂阿娜。兜兜转转总会在各种有趣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根本没有打算做这项工作，但有人问我是否愿意负责这个工作轨道，因为我从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参与了 IGO 的事务，应该是在 2012 年，当时 GAC 就保护 IGO 名称和缩略词提出了第一个建议。

我一直参与其中，并代表董事会与 GAC 联络。从那时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或者说这个挑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有人问我是否愿意负责这个工作轨道，我就答应了，然后发现自己不仅要负责这个工作轨道，还要在 GNSO 中代表 Donuts。这两件事原本是不相干的。但我都做了。

塔蒂阿娜·托皮纳：

在某种程度上，你是自愿的，但也是被迫的，对吗？我说得对吗？

克里斯·狄思潘：

对。有人问我是否会认真考虑担任这个工作轨道的主席职位。我就答应了。这是一项自愿接受的工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迫接受的。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克里斯。我看到罗杰来了。罗杰，你能听到我说话，对吗？请用一分钟时间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正在了解这些工作组以及所有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本质。你是哪个工作组的主席、你是谁，以及到目前为止，在担任工作组主席时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

罗杰·卡内
(ROGER CARNEY):

谢谢。是的。我又能听到了。太好了。我是罗杰·卡内。我是转移政策审核 PDP 的主席。三周前才刚刚成立，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进展迅速，这很好。我很喜欢。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将近 10 年的时间了，所以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见过我，去年应该见得不多，前几年多一点。

作为主席，最让我吃惊的是……我想可能要退一步讲，我参加了很多 PDP，似乎所有成员都有很多工作要做。你要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要制定议程等等。担任主席让我吃惊的部分是两次会议或下一次会议之间要做的所有工作。坦白讲，主席不像工作人员有那么多工作。工作人员在两次电话会议之间需要做大量工作，坐在参与者的位置上无法看到这一切，这实在令人惊讶。从主席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罗杰。基思，到你了。这可能很难让你感到惊讶，因为你做过两年 GNSO 主席。但话说回来，是什么促使你开始负责 EPDP 2A 的工作，即使很难让你感到惊讶，但你是否遇到过什么惊喜？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塔蒂阿娜。首先，我想支持罗杰的发言，他谈到工作人员在全体会议之间，这些 PDP 工作组的每个阶段以及在理事会层面和其他地方做了大量的工作。幕后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工作非常重要，它是我们作为更广泛的 ICANN 社群所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坦白讲，如果没有 ICANN 工作人员在幕后对我们的

支持，我认为我们的社群会无所适从。因此，我完全赞同罗杰的观点。

说到理由，以及为什么我在结束 GNSO 主席的任期后立即举手表示自愿负责 EPDP 第 2A 阶段的工作，我可以提供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在我担任 GNSO 主席期间，我向社群和那些在 ICANN 关于 EPDP 第 2 阶段的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承诺，我们不会忽视或放弃法人和自然人和/或唯一标识符的主题。

社群中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讨论和覆盖，真的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工作。社群中也有人非常强烈地提出，EPDP 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的工作已经触及了这些问题，但没有得出结论。为了使第 2 阶段的建议进入最终报告阶段，在理事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并将这些建议提交给董事会审议，我作为主席做出承诺，我们不会忽视这些其他问题，并且还会回到这些问题上。

在征召志愿者时，由于当时没有其他志愿者，所以我就举手了，我很高兴能帮助推动这个小组的工作，实际上从去年 12 月就开始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工作要做。笼统地说，我的感觉是，我们设定了期望，而这些期望需要得到实现。这就是我需要在我的任期内完成和实现的目标。

就惊喜而言，现在 ICANN 社群有很多工作正在进行中，在我们面对远程和虚拟工作环境时，这一直是一个挑战。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影响。但社群的弹性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过渡到这种虚拟工作环境中，工作就要完成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这是不一样的，也许不是以同样的速度。但是，社群当下的姿态让我受到了鼓舞。我知道我们都期待着能恢复面对面接触，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惊喜也许是，我们在这些充满挑战的局面下做得如此之好。谢谢。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基思。说到进展，丹尼斯，我们在上一场理事会会议上看到你了，你们起草小组的进展如何。我们批准了章程，期待着这项工作的启动。但我想问问你，回顾过去，对你来说，领导这个起草小组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

丹尼斯·谭：

谢谢你的问题，塔蒂阿娜。最具挑战性的事情是实现目标。这项关于 IDN 变体的工作是首要任务，它备受期待。在我第一次加入 ICANN 社群时，大约是在 10 年前，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主题。10 年后，我们终于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研究。所以，草案、章程只是更近一步，我们仍然需要把它完成。另外，我们了解到这将是下一个工作组开始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要仔细且周到地确定各个项目的范围，并及时地完成这些工作。

这是一个挑战，但在工作组成员中，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能够整理出一个有用的框架，这个框架将使我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并最终实现目标，将工作交付给理事会，以便开展下一步工作。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丹尼斯。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在今天到会的这 97 名与会者中，有新人或不太了解 IDN 的重要性或未来工作组要做什么的人。正如我们所说的，这只是第一步，或者说只是基础。我想问你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分享您的想法，为什么新人或其他社群成员应该对这个工作组在 IDN 轨道上的工作感兴趣，你会怎样发表推文？请简单讲一下。

丹尼斯·谭:

好的。这将成为加强多语言网络的国际化域名。#internetforall

塔蒂阿娜·托皮纳:

听起来真不错。谢谢。克里斯，现在到你了。你们工作组的 PDP 工作是在几个月前开始的。不是很久远，但也不算是新的。现在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紧迫的事情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什么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说到会让我晚上睡不着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塔蒂 (Tats)。那太可怕了。到了一定年龄后，睡眠很重要。这是政策制定流程中的老问题了。在哪个 SO 中并不重要。它在于要收集不同的意见，试图找到一个共识，达成某种一致。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有一个已经持续了近 10 年的问题，即 IGO 的缩略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从 2013 年开始被暂时保留的。它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我们仍在努力寻找一种为 IGO 提供有效权利

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释放新 gTLD 中的这些缩略词，不仅可以供 IGO 注册，还可以供其他人注册，如果非 IGO 机构想注册的话。

挑战在于，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要求。而且我认为，所有政策几乎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你只需要在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下找到自己的路就可以了。ICANN 组织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团体，有很多尽职尽责的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还有那些愿意参与这些政策流程、工作轨道的人，要准备好一起寻找解决方案。

塔蒂阿娜·托皮纳：

非常感谢，克里斯。有个私人问题，因为杰夫 (Jeff) 说，可能对丹尼斯来说，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必须在他的小组中与杰夫打交道。罗杰，我不知道杰夫是否在你的工作组里。但是我给你的问题不是关于杰夫的一

克里斯·狄思潘：

杰夫无处不在。

塔蒂阿娜·托皮纳：

好的。所以杰夫在谁的工作组里？请举手。不是转移吗？好的。罗杰，由于杰夫不再你的小组里，我们就不讨论挑战了。你的小组刚刚成立，你也谈到一点相关情况，那么最鼓舞人心的是什么？对你来说最鼓舞人心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罗杰·卡内:

是的，很不幸，杰夫不在里面，因为杰夫几乎无处不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在我进入域名领域之前，大约在 20 年前，00 年代后期，我试图为一个我想帮助的组织转让一个域名。当时我对网络之类的东西略知一二。因此，有趣的是，从注册人的角度来看，转让域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想可能是在 2007 年左右。

在这个数字时代，点击几个按钮，事情就发生了。转让不是这样的。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哦，好吧。这是有原因的。”我选择这个的原因是我们找到了那些令人痛苦的障碍，试图让它们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这就是激励我选择这个 PDP 本身的原因。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罗杰。据我所知，杰夫也不在基思的工作组里。基思，我想问你一个带有挑衅的问题。法人与自然人之间有区别吗？先别着急回答。基思，我给你的问题是，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你很幸运地担任了 GNSO 理事会的主席，在实际地点和虚拟环境中都参加了 GNSO 的工作，现在又负责 EPDP。你在哪些方面不得不改变你的领导风格来应对当下的疫情，还是一切如故？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塔蒂阿娜。非常好的问题，你说得没错。我有幸在面对面境中担任了一年的 GNSO 主席，然后基本上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虚拟环境中又担任了一年主席，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是有点收获的。此外，我以前还参加过其他工作组和其他场所的工作。现在作为 EPDP 第 2A 阶段工作的主席，完全是远程工作的状态。

我不得不调整的一件事是，找到一个代替可能发生在会议之外的走廊交流和讨论的方式，利用与我在社群内尊重的人的对话，获得一系列不同的观点，对我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理解，或者对某个问题的解读，或者对在寻找折衷方案和达成共识方面的方向上的看法做一个合理性检查。

作为检查点，这些私下的谈话对我和我在 ICANN 社群的参与一直非常重要，因为我想消除分歧，寻找折衷方案和达成共识的道路。我必须加倍努力，积极主动地接触大家并说，“嘿，你有 5 分钟或 10 分钟时间和我聊一聊吗？”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在会议之后，在走廊上，在吃饭时，都可以进行这些对话，但现在，需要费尽心思有意识地展开行动，才能与那些我重视的有经验、专业知识和观点的人进行这些外展活动和侧面对话。在过去的一年或一年半里，我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这是我想说的一件事。这就像要主动出来独立地、单独地与人们交流，我认为这是我缺失的部分，我不得不做出调整，找到一种替代方法。

抱歉，我说得有点多了，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基思。罗杰，你是在疫情期间开始担任主席的，你如何在这些虚拟的走廊里穿梭并与人们简短交流或喝咖啡？

罗杰·卡内:

是的。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基思所说的。这很有趣，因为我已经远程工作了四、五年了。在疫情开始时，我的日常工作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没错。当你和一个小队一起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时，你就会失去那种坐在角落里交谈，把路过的人拉进来，进行三方对话的机会。

从疫情前期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可能是，我参加 Zoom 电话会议已经有五年了，但还没有人见过我。因此，在疫情开始之后，人们有一段时间非常想看到对方，所以你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打开你的摄像头，与人们打招呼。我想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变化。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罗杰。丹尼斯，请想一想，你在会议中关闭和打开摄像头的比例分别是多少？你要一直开着它，还是宁愿关掉？

丹尼斯·谭:

如果在工作时间，我喜欢一直开着。当我在深夜或清晨参加电话会议时，我宁愿关掉摄像头。但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我宁愿看到他们的脸，也让他们看到我，这样就可以读懂身体语言，因为这些联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些时候。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丹尼斯。克里斯，基思提到了合理性检查，比如在疫情期间改变领导风格。你做了哪些合理性检查？你的领导风格是什么样的？你改变过吗？

克里斯·狄思潘:

真的包括在内了。每个人都真的包括在内了。有时确实会丧失某种能力，这是不同的，“好的，在这个电话会议结束时，我要记得给某某打电话，和他们谈谈”，然后你并不会联系他们，但如果你在一个会议上，就可以溜达到喝咖啡的地方，到走廊上……首先，要有咖啡时间。你可以溜达到走廊上，说，“我需要聊一聊”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失去解决问题的互动机会，我们已经学会依赖于这种互动很长时间了。

有一个小小的好处，那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只是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时间还不够长。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我们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讨论我们需要召开一次特别的面对面会议，我们是否应该申请预算津贴来召开这种特别的面对面会议，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未来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做得有多好。每个人都想见面。我明白这一点，我们终将会见面，那一定非常美好。但是，对我们来说，问题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真正运行这些持续的工作组，这些持续的政策制定流程，而不需要特别地聚集在一起面对面交流。我认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有相关的纪律规范，那将是很好的。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克里斯。关于纪律规范和所有这些虚拟的事务，你是否记得任何尴尬或有趣的 Zoom 时刻？

克里斯·狄思潘:

我有很多尴尬的 Zoom 时刻，我甚至无法把它们列出来。我不小心打开过话筒，在房子里的各个地方与不同的人聊天。之前还没有使用 Zoom。应该是别的什么平台。可能是 Adobe，我只记得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愚蠢地决定打开一罐健怡可乐，而这罐可乐被摇晃得太厉害了，最后我和我的电脑都粘上了黏糊糊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塔蒂阿娜·托皮纳:

基思，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塔蒂阿娜。谢谢克里斯的分享。我没有特别记忆深刻的尴尬时刻，但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亲临现场，视觉上的互动也有很大的价值。视觉上的互动非常有帮助。而且，也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压力和/或焦虑和/或义务。我认为要在这方面取得平衡。如果打开摄像头的的时间和面对面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做，但也要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需要有点灵活性。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基思。回复一下聊天中的问题。我们能否就克里斯的 Zoom 时刻进行投票？我相信，正如克里斯所说的，有很多。也许我们必须制定一个额外的政策，或者为此召开一次 Zoom 尴尬时刻网络研讨会。如果由我来领导的话，我一定会组织一次虚拟投票，让它具有互动性，大家都可以投票。现在，不说 Zoom 了。梦想着未来，梦想着回到实际地点，互相见面，而不是节省时间，讨论我们是否

需要为面对面会议申请额外的预算。丹尼斯，你最喜欢哪个会议地点？你想去哪里？

丹尼斯·谭： 日本的任何地方，立刻想到的。我是华裔和日裔秘鲁人。所以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根，联想到我的家庭，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丹尼斯。如果让我想要去的任何地点，我会再去一次神户，然后去东京。罗杰，你最喜欢的会议地点是哪里？

罗杰·卡内： 这让我感到惊讶。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我最喜欢的。我并没有抱很大的期望，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只是不知道。但是马拉喀什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不一定是为了场地。场地很好，一切都很好，但它离城镇很远，上一次在马拉喀什开会时就是这样。但是进城后，我惊呆了。镇上的景色非常漂亮。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能享受到这种乐趣，因为我很好奇，但只是它的娱乐性让我感到惊讶。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罗杰。克里斯，我们不会对你最喜欢的地点进行投票。请分享一个。

克里斯·狄思潘： 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真的很难。悉尼，因为那是一次相当特别的会议，而且当时是主场，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大家来说很远，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为了去到那里所做的努力。但还有许多地方。我跟罗杰一样，也很喜欢马拉喀什。那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克里斯。基思，我看到你的回答很有疫情的风格。没有一个是你的家乡。我不想问你最喜欢哪个地方。请告诉我，你对 ICANN 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你在 ICANN 多少年了？你开头可能说过。但我忘了。我对数字不太敏感。

基思·德拉泽克： 没问题，塔蒂阿娜非常感谢。没有，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在聊天室里输入了我最喜欢的会议地点，就是除了我家以外的任何地方，我觉得我们都能认同这一点。是的。就 ICANN 会议上的难忘时刻或事例而言，我现在参与 ICANN 领域的工作已经超过 20 年了。我猜想，难忘的时间或时刻应该是指获得的成就、发生的有意义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以及突出的事情。

我可能会回到 2014 年夏天在伦敦举行的 ICANN 会议，当时正围绕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 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工作开展活动。在 2014 年伦敦 ICANN 会议的公共论坛上，有一个时刻，即 ICANN 社群和 GNSO 社群围绕社群的期望和社群对 IANA 管理权移交以及随后发生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工作的需求聚在了一起。

我认为那是一个重要时刻，实际上，就社群以这种方式聚在一起而言，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对我来说，那是特别令人难忘的。事后看

来，从 20/20 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次会议为当时仍在实施的工作阶段 2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改革创造了条件。这确实使移交工作得以进行。我们能够在 2016 年完成 IANA 管理权移交，是因为问责制和透明度工作、压力测试以及社群在两年内的辛勤工作。

因此，如果让我选择一个时刻，可能会是这件事。但也有许多与他人交往的美妙时刻，吃饭和其他类型的交往也令人难忘。这就是我要指出的一件事。谢谢。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基思。关于难忘的时刻。罗杰，你记得你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时的情景吗？

罗杰·卡内：

那应该是在多伦多，正值新 gTLD 刚刚启动时。我不记得是哪一场会议了，但我记得我是在周日的晚上乘坐的飞机。我从芝加哥到多伦多需要经过两站，我的行李最后到了南美洲的某个地方。我穿着我的短裤，我总是穿着短裤旅行。我旅行时不喜欢穿长裤，所以我穿着漂亮的高尔夫短裤。第二天早上，我穿着高尔夫短裤和 ICANN 的人开了一个很好的早餐会，这很有趣。

塔蒂阿娜·托皮纳：

如果你回到过去，作为另一个罗杰，你和你自己坐在一起吃早餐，你穿着短裤，然后另一个罗杰穿着黑色的衬衫，你会对自己说什么？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建议？

罗杰·卡内： 抱歉。我的亚莉克莎 (Alexa) 刚刚走了。抱歉，她打断了我。我会说和大家见面。ICANN 的事务是不断演变的，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但不是那么频繁。10 年后，你仍然在与同样的人交谈。因此，我认为在早期，要尽可能多地认识一些人，因为你要和他们一起工作很长时间。再次认识他们，因为这是你在未来 5-10 年内需要了解的事情之一，无论你要在这里待多久。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罗杰。克里斯，我看到你静音了。在你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时，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克里斯·狄思潘： 我的第一次 ICANN 会议是在 2000 年 10 月，玛丽安德尔湾万豪万怡酒店。了解万豪万怡酒店的人都知道，当时的 ICANN 会议规模有多么地小。我会对自己说什么呢？跑。跑啊，跑啊。

塔蒂阿娜·托皮纳： 去哪里？去海滩吗？

克里斯·狄思潘： 跑啊，跑啊。随便去什么地方。其实罗杰做到过。你应该去与人交谈。你应该与大家见面。你应该走出去，尽可能多地了解大家。还有学习，永远不要停止倾听，永远不要停止学习。

塔蒂阿娜·托皮纳： 这真是智慧之言。似乎你所分享的任何东西，你会告诉自己的东西，都可以与刚加入的人分享，对吗？丹尼斯，你会和那些新加入的人分享什么你希望自己当时就知道的？

丹尼斯·谭： 是的。好的。谢谢塔蒂阿娜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与罗杰和克里斯有同感，要尽可能多地与大家见面。但除此之外，当你准备好要做的事情时，要提前做好准备。仔细聆听他人的意见。坚定而尊重地参与其中，然后反复实践。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丹尼斯。基思，如果你在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期间遇见自己，你会跑过去吗？

基思·德拉泽克： 好的，问得好，塔蒂阿娜。如果你在 20 年前告诉我，我今天会在这里，我当时可能不会相信你。但是让我感到幸运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参与了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和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因此，我想我要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学习，做好自己的功课，多阅读，并在过程和实质方面建立一定的理解和知识。

如果我们从主席的领导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与工作人员合作的过程中，关键的挑战之一是接受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并找到前进的道路，找到中间地带，折衷方案。

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主席，你需要几件事。一个是获得工作人员的支持并与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我不能再强调这一点有多

重要了。还要对实质内容有足够的把握，当你走到岔路口或有几条路可以选择时，你知道实质内容，知道流程和程序，才能驾驭它，帮助引导小组以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

同样，作为小组主席，你必须在促进和支持小组在其自身的方向上找到正确的平衡，而且还能在适当时以正确的平衡和正确的考虑参与进来，试图使小组团结起来，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在任何领导岗位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点，就是确保你没有不当地指导小组，而是在促进小组的工作，然后在你收到的所有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选项和可能的前进道路。

但是，我认为，首要的出发点必须是对你所管理的小组的实质内容和程序有一个相当扎实的了解。这包括阅读所有的背景材料，以及可能已经构成问题报告的材料。谢谢。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基思。还有人想发言吗？因为只有 15 分钟了，我想进入开放发言环节。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与会者。实际上还有工作组的前主席，我想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意见，或一些智慧之言，或一些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开放发言环节。娜塔莉或任何工作人员，他们可以自己取消静音吗？可以吗，还是只能聊天？

娜塔莉·蓓蕾格兰：

谢谢，塔蒂阿娜。如果与会者中有人想通过音频提问，请举手，我们将为你取消静音。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娜塔莉。不仅是问题。我也很高兴听到一些意见。所以让我来看看……啊。有个问题是问基思的。这个问题来自乔柯里·本 (Chokri Ben)。“基思，你认为你会是 EPDP 生命周期中的最后一个主席吗？”

基思·德拉泽克:

非常感谢乔柯里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正如我在一开始指出的，EPDP 第 2A 阶段基本上是 EPDP 工作的第三次迭代。它是一个工作重点非常局限的小组，在几个领域中都有非常具体的章程。我希望我们能在今年 7 月或 8 月的最终报告中提出该小组的指导和建议，之后便是公共评议期。因此，为了响应 GDPR 和临时规范，开发 SSAD，关于 gTLD 注册数据服务的 EPDP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它还没有完成，还没有结束。

可能在 EPDP 第 1 阶段、第 2 阶段和现在的第 2A 阶段讨论的一些问题会在某个阶段回到我们的政策工作中来。这可能是新规定和新法规的结果，也可能是实施 SSAD 的结果，当然这是第 2 阶段，它将受制于运营设计阶段和 ICANN 董事会考虑这些建议的进一步工作。因此，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在这项工作结束之前，可能有更多的政策问题需要社群考虑。

从短期来看，基于我们现在了解的信息，EPDP 可能会结束其工作。GNSO 理事会可能会决定在未来的道路上组织新的政策工作，这可能与我们所做的工作非常相似，或者是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的补充。但我认为，从我所处的位置来看，我的个人观点是，EPDP 可能会结束其工作，但要承认在某些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工作，以供 GNSO 理事会考虑。

最后，将由 GNSO 理事会来决定进一步的政策工作和需要处理的地方，而不是 EPDP 2A 小组本身。谢谢。

塔蒂阿娜·托皮纳：

可能还会有 EPDP B、C、D，就像我们所谈论的几代人一样。Z 世代，然后再重新开始，A、B。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我们将允许你说话。你仍然需要自己取消静音。我很期待看到大家举手，但我没看到有人举手。这让我很难过。请大家踊跃发言。如果有人有任何问题，请举手或提出任何意见。我看到大家喜欢在聊天室里互动，在聊天中提出你的问题也可以。

在等你们提问时，我可能要再问几个问题。我总是有很多问题，就像我袖子里的魔法兔子一样。问题是……也许，我想问克里斯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你的工作组在你的小组电话会议上刚刚碰壁或遇到了交流障碍。你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会怎么做？

克里斯·狄思潘：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答案并不简单。在面对面会议中，如果你在那里，你就会打破僵局。你可以让他们离开，休息一下，把一小群人聚到一起，可以聊聊天，或者把工作组分成更小的小组，让他们到房间的不同角落去聊天。换句话说，在面对面会议中比在 Zoom 电话会议中要灵活得多。

但话虽如此，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时间是良药。只要下周带着更清晰的头脑回来，换个角度，有时就能创造奇迹。鼓励他们在线下以小组形式一起工作是非常有用的。你可以把观点不同的三个人

分到一个小组中，把他们拉进一个虚拟房间，然后说，“想办法解决吧”。只要他们带着学习和倾听的意愿进来，就会达成共识。

事实是，有时你不得不接受，无论共识的定义是什么，你都不会得到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层次。虽然你获得了绝对多数票，但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为了保持灵活。正如你所说的，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打破僵局，塔蒂阿娜。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克里斯·丹尼斯，我希望你在主持起草小组的工作时对这个问题的记忆犹新。你是否让人们卡在虚拟房间里，试图让人们同意一些东西，或者如果你的小组曾经被卡住过，你是如何把他们救出来的？

丹尼斯·谭：

没有卡住过。但是，没错。有几件事我们一直在绕圈子或者花了太多时间。当我们处于这种情况时，我喜欢重新规划或回忆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即把重点放在目标和任务上，然后再重新开始讨论。在大多数时候，这帮助我们打破了讨论的僵局或禁锢。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丹尼斯。基思，我不打算问你这个关于如何摆脱对话困境的问题。EPDP 是一个地雷，无论是第 1 阶段、第 2 阶段，还是第 2A 阶段。我想问你另一个问题，基思。在经历了主持 GNSO 和当前工作组的这些经验之后，如果你有一根神奇的魔杖，或者你从 ICANN 会

议的海洋里得到了一条金鱼，你会在未来工作组的工作中改变哪三点？我们知道，不是工作人员的支持。

基思·德拉泽克：

没错。也不全是，塔蒂阿娜。谢谢。在主持 EPDP 2A 工作的过程中，我想过这个问题，可能要具体到政策制定流程，而不是 GNSO 理事会。这将关乎各个工作组。我认为这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中特别重要，各个工作组要建立立场声明，对于正在制定的政策工作的对话，说明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也许在一开始，就可以确定任何不能接受的红线。

我想过这个问题。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和思考，就是在一开始就对各种起始立场有一个更好的或更清晰的或具体的理解，我认为这可能有助于我们作为一个社群找到前进的道路，能够在事项上和在我们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达成共识。然后还要避免花费不必要的时间和周期，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和重新争论那些显然不会有共识的事情。

这只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件事，如何将其纳入我们的程序和流程中。老实说，我还没有考虑清楚。但我确实想知道，在效率和效果方面，是否有一些优势，即更清楚地说明和掌握一些本质立场。也许这有助于为工作组的实际讨论提供框架和范围。所以，无论如何，这是我的初步回答。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我就讲到这里。

塔蒂阿娜·托皮纳:

好的，我们还有五分钟可以听听其他想法。由罗杰来说吧。罗杰，基思得到的那条金鱼说：“不，基思。你的三个愿望太复杂了。我想游到罗杰那里，问问他有哪三个愿望。”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想法？

罗杰·卡内:

是的。如果我偷了基思的金鱼，我会说不知道怎么回事，PDP 中有一些神奇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时间就被浪费了。我不知道时间如何被浪费的。有些事情需要两到三次会议，而它需要八次会议。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金鱼来对抗所发生的任何魔法，或者至少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同样，我认为与实际时间相比，有更多的时间被浪费了。

我在想主要的问题之一在于参与。这些 PDP 上有很多人，但没有多少人是活跃的。我认为，要想要很好的解决方案，想法越多，解决方案就越好。我们可以填补很多一方认为或另一方认为的许多空白。而在中间的没有那么积极的人可能需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妥协在这里成了一个肮脏的词，这让我很不舒服。它总是负面，意味着你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伟大的想法可以引导人们走向不同的道路。所以我认为有趣的部分是促进思想的融合，而不是妥协。你不需要舍弃任何东西，只是需要更好地理解事物，得到更好的启示。我猜我要去偷基思的鱼来开悟了。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罗杰。丹尼斯，你[暗示的是]这个起草工作，而不是金鱼。你希望现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工作组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丹尼斯·谭： 做好准备。是的，准备，准备，再准备，因为有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体系，任何想要参与的人都需要掌握这些信息和知识。对于 ICANN 社群的人来说，IDN 通常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主题。因此，你需要为自己做好准备，才能有效地参与其中，并帮助工作组以有效的方式取得进展。因此，要准备好阅读大量材料。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丹尼斯。在结束会议之前，我们还有三分钟，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给克里斯。克里斯，惠灵顿的[晚宴]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牛排？这个问题比较难。

克里斯·狄思潘： 这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太荒谬了。

塔蒂阿娜·托皮纳： 你必须做出选择。

克里斯·狄思潘： 不一定。没人会说我必须这样做。我们可以达成共识，我没有必要去选择。如果非要我选的话，惠灵顿的[晚宴]。

塔蒂阿娜·托皮纳:

好的。是的。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听不清]里斯本的[晚宴]。好的。本次会议快要接近尾声了。尊敬的工作组主席们，如果你们还有话要说，那么请讲。我只想说一点。惠灵顿的[晚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牛排、里斯本的[晚宴]。我知道我们现在都卡在了虚拟世界里。但我希望我们能团结起来，期待很快能见到对方。还有人要发言吗？如果没有，我要……好的，丹尼斯。请讲。

丹尼斯·谭:

是的。我想谢谢你，塔蒂阿娜，还有我的同事，讨论组成员，各位主席们。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议，谢谢让我参与进来，享受关于 IDN 的工作。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丹尼斯。你必须把它发到 Twitter 上。我们会让 GNSO 发布的。克里斯、罗杰？基思，我看到你在网站上说我们需要更多志愿者。我非常支持。

基思·德拉泽克:

是的。谢谢，塔蒂阿娜。我知道我们要结束了，但我想说我们都需要新鲜的血液，新的贡献者，让下一代贡献者参与 ICANN 流程和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试验中。欢迎观看和收听本次会议的人成为我们的志愿者。请参与进来。找到你感兴趣的领域。志愿服务并作出贡献，因为我们需要很多新的声音和贡献者。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如果你找到了你关心的东西，就可以开始加速了解这些问题了。所以，欢迎成为我们的志愿者。

塔蒂阿娜·托皮纳： 新鲜的血液听起来有点像吸血鬼。罗杰，在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罗杰·卡内： 没有了，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新人很棒。就像我说的，想法越多，解决方案就越好。

塔蒂阿娜·托皮纳： 感谢大家。所有新加入的或经验丰富的人，请加入我们。你会看到所有人活灵活现的一面。他们是真的人类，而不只是屏幕上的面孔。他们会很高兴看到你加入这项工作中。在此，我想对工作人员在组织本次网络研讨会方面提供的支持，以及在聊天室里参与发言的每个人表示极大的感谢。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的时间到了，本次会议休会。谢谢。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大家。谢谢，塔蒂阿娜。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大家再见。

罗杰·卡内： 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